

# 海洋文学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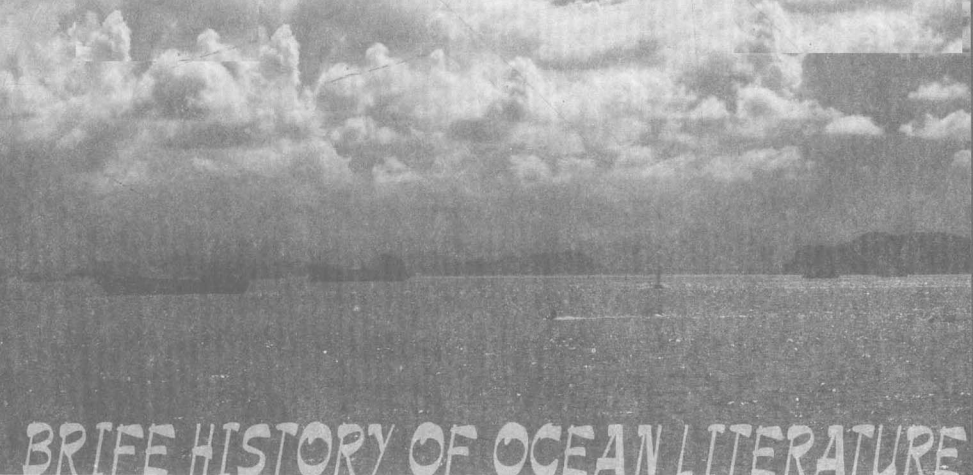
BRIEF HISTORY OF OCEAN LITERATURE

从内陆心态出发

张放 ◎ 著



巴蜀书社



BRIEF HISTORY OF OCEAN LITERATURE

本书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2年委托项目批准号SC12W013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

Skqy201338

# 海洋文学简史

从内陆心态出发

张放 ◎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洋文学简史：从内陆心态出发 / 张放著. — 成

都：巴蜀书社，2015.1

ISBN 978-7-5531-0487-4

I. ①海… II. ①张… III. ①文学史 - 中国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008 号

---

## 海洋文学简史

HAIYANG WENXUE JIANSI

从内陆心态出发

张 放 著

---

责任编辑 陈 红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 行 科 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总 编 室 电话：(028) 86259397

编 辑 部 电话：(028) 61506706

制 版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7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487-4

定 价 20.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 观沧海激起浪花

——张放（张叹凤）《海洋文学简史》序 /黄维樑 /001

楔子 /007

### 第一章 海缘——文学与海域 /013

一、从冰心到余光中的遗憾说起 /013

二、梁启超、鲁迅等人的理论探索 /016

三、房龙讲的地球故事与我们的实感 /021

四、实与虚 /029

### 第二章 先秦的天空——孤标灿烂 /034

一、解字：海洋 /034

二、一枚孤品 /036

三、孔子似乎是个例外 /042

四、龙凤精神与文化 /047

第三章 “汉魏风骨”——叹为观止 /053

一、大散文：瑰丽、直观、奇幻、空洞的赋体韵文 /053

二、曹操诗：《观沧海》 /057

三、曹植及其他 /061

第四章 “唐宗宋祖”——“兹游奇绝冠平生” /065

一、“海上生明月” /068

二、“直挂云帆寄沧海” /072

三、“沧海月明珠有泪” /079

四、“韩潮苏海” /083

五、背靠大海望中原 /091

六、沙滩拾贝 /095

第五章 荒唐与趣味——古代的“海洋小说”与戏文 /099

一、令人震惊、快活的美猴王孙悟空 /102

二、市井生活的传奇化表现 /109

三、超脱古范的《红楼梦》 /114

四、寄望于洋务实业救国的刘鹗 /118

五、少有的轻喜剧浪漫戏文——《张生煮海》 /124

## 第六章 “残泪犹翻大海波”——近代海上诗文 /130

## 一、诗歌举隅 /133

## 二、有关海防、海事的大散文 /136

## 三、梁启超的知与行 /142

## 第七章 “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海洋文学 /147

## 一、郭沫若唱响海洋 /149

## 二、“海的女儿”——冰心 /154

## 三、从“海洋诗人”孙静轩到海子 /160

## 四、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与邓刚《迷人的海》 /166

## 五、台湾现代海洋诗“祭酒”覃子豪与乡愁诗人

## 余光中等人 /176

## 结 语 山海携手 /195

## 主要参考书目 /205

## 后 记 /210

## 附 录：认识“蓝星”诗人向明先生 /212

## 观沧海激起浪花

——张放（张叹凤）《海洋文学简史》<sup>①</sup> 序

黄维樑

“西洋”的“洋”字可圈可点，由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至19世纪以来的《海的女儿》《白鲸记》《冰岛渔夫》《占勋爵》（又译为《吉姆老爷》）《老人与海》等，西“洋”古今的“海洋”文学非常发达，海域奇遇、怒海余生、碧海掣鲸、浪漫惊险等壮观兼而有之。在中国文学里，几乎没有这类作品。但中国的海缘文学十分可观；“海缘文学”一词是我的创造，意思是“缘”于海、与海有关的文学。中国字辞的海洋中，与“海”字结合、结缘的语辞极多，形成辞海；我们打开《辞海》，就可找到“字山字海”的证据。只从李白的诗随便举例，就有“云海”、“青海”、“漠海”、“星海”、“人海”、“四海”等等；较为时髦、香港人所谓“潮语”的，则有“海归”、“海选”等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下海”已退潮，不再是潮语了）。这

<sup>①</sup> 本书曾拟名《中国海洋文学史话》，后因课题原因，更还现名。张叹凤为本书作者常署笔名。

里李白的几个“海”辞，是从四川大学叹凤（张放）教授《海洋文学简史》一书转引的。张教授著述已富，多年来，这位蜀人在内陆“张”望海洋，宏观细析，赞“叹”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学（或谓海缘文学）之丰美，以其具鸣“凤”之姿的生动文笔，写成《海洋文学简史》这本新书。

中国没有西方那一些海洋文学，叹凤（张放）教授根据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分析，并征引近代中西学者意见，指出“地缘生活”是一个重要缘由。中国涉海、缘海的事物和文字，则早已有之。张教授郑重地说，《山海经》中“精卫填海”一则故事，“堪称一枚光芒四射的海洋文学孤品、极品，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最精彩的海洋题材”。《诗经》、孔子、庄子、孟子，不论儒道，都有涉海的话语，后来释家更有“苦海”之叹，但都只是“缘海”而已，完全没有西洋式与海有关的历险搏斗等叙事（narrative）。张教授这本《简史》，用历时式（diachronic）夹叙夹议，先秦而两汉而魏晋六朝……顺序而来，列举并评论了很多相关的诗文。他力称曹操《观沧海》的杰出，谓其“勇猛宏大、沉郁苍凉、感情充沛……融入了曹操的生命历程与悲剧情怀”。在张教授眼中，它当然是咏叹大海之诗中的龙凤。曹诗纳入很多选集，易得，这里仍引录如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张教授进一步赞叹：“曹操的写海咏海之作，算是我国海洋文学题材沙漠中的一汪绮丽清泉吧。”如从另一个角度用比喻，我们可说它是秦牧《艺海拾贝》那样的海边珠贝。在我所说的“海缘文学”中，“观海”而描写其景象，抒述作者的情怀，是最常见的写法。曹操《观沧海》正是这类诗的原型（prototype）。张教授凭其饱满腹笥，加上参照相关诗文选集，有时更翻阅个别文集，如苏轼全集，“海选”而后山堆，成此史册，让我们看到曹操之后，陶潜、李白、杜甫、柳宗元、李商隐、陆游、文天祥、吴承恩、冯梦龙、曹雪芹、刘鹗以至20世纪冰心、徐志摩、孙静轩、海子和“海”峡对岸如诗人覃子豪、余光中等等的“海缘”作品。他析论作品，在我看来，用的是《文心雕龙》“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的标准；例如，他说“李商隐大量以海为象喻、为象征的精美结构诗作佳句”，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带给读者“既伤感又满足的审美接受……他算得是一个最爱援引海洋意象的古典象征派诗人，其对后世影响极大”。

张教授对《红楼梦》的海景，有入微精到的观察，他指出，书中“极少有海洋风光的渲染取景，显然曹雪芹在此方面没有什么经历或观察心得。毕竟他不及五十岁就贫病伤心而终。曹雪芹心目中的大海，是十分荒凉寥远，也是必然有去无回的。他书中为探春设计的命运，即最终远嫁海外蛮邦蕃国，‘人’犹如断线的风筝，一去不返”。

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都知道，张教授《简史》中也述及，清代李汝珍所作《镜花缘》，叙述秀才唐敖仕途不顺，随妻弟林之洋商船遨游海外，看到很多奇俗怪物，后入仙山不返；但此书却没有西方海洋文学的海域奇遇、怒海余生、碧海掣鲸那些故事。我与张教授同样不解。他又提问：明代郑和的船队，七下西

洋，为什么也不见西洋那种海洋文学作品？我要以“对偶”方式补上一问：唐玄奘有《大唐西域记》，为什么郑和却无《大明西洋记》？我要继续问：与郑和同航的，不是有曹信等文士吗？航路风平浪静，乏善可陈？有可观可记的，却以实务为重，不尚舞文弄墨？曾有描述记叙，文稿却已失散了？

七下西洋没有成就“西洋”式的海洋文学；明代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但这种小说太“神魔”了，比古希腊的《奥德赛》更甚，而且其重点不在海洋而在神魔，毕竟难以入文学之流，《简史》对此颇有评议。我还要问，那六渡东洋呢？鉴真赴日本弘法，几经挫折风浪，才抵于成，而我们也不见相关的海洋文学作品。在鉴真和郑和之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已货船往来频密；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都只是手脑精灵而没有文学细胞？躺在广东阳江水晶宫博物馆里的“南海一号”沉船，珍奇很多，这些珍奇包括海洋或海缘文学？当然，纵使有水晶一样玲珑的“海缘”绝句小令，也早已海烂纸糜了。

张教授海选山堆，论及的诗文多如海滩贝壳，如海岸浪花，他连文学批评的书《文心雕龙》“观海则意溢于海”一句也提及；杜甫论诗绝句《戏为六绝句》的“未掣鲸鱼碧海中”也征引了。杜甫用的是比喻，以言诗人的大气魄、大手笔，但中国文学就是没有《白鲸记》那样的人、海、鲸鱼相遇相斗的大叙事。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有“金鷄擘海”之说，不过这句是用来形容李白、杜甫诗篇的大气魄，和传说中的金鷄“搏开海水，悉令两辟”（这令人想到基督教《圣经》中摩西分辟红海海水的故事）的海洋奇幻叙事无关。这里来个小小的中西海洋文学比较：粗略地、大而化之地说，中国的海缘诗文，多写海边，作者（说话者）旁观、静观、沉思，多是写景的、抒情的。西洋的海洋文学，多涉及海上，作者（叙述者）参与活动，是叙事的、戏剧的；

而活动就是上文我所概括的海域奇遇、怒海余生、碧海掣鲸。

要回答中国何以没有西洋式海洋文学这问题，殊不容易。中国文学没有奇遇、战斗、历险的题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就写这些吗？张教授的“地缘生活”说大可解释海上丝绸贸易之前的“阙如”现象，之后呢？我们同样可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古典希腊式的悲剧？但要回答，同样殊不容易。中国现代的作家，感知中国没有西洋式海洋文学之事，乃尝试拾遗补缺，如香港的锺伟民，1980年代先后凭其想象创作了《捕鲸人》和《捕鲸之旅》，且曾得到文学奖。

中国的“海缘文学”已够丰美，张教授的《简史》为读者献上这方面的文字珍奇——《简史》“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贯通古今的《简史》引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小小的岛》《水手刀》《如雾起时》，正如郑氏后一首诗所言“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引用方面可说仍不免沧海遗珠。例如台湾小说家黄春明的著名短篇《看海的日子》也与海有缘，也可提及。<sup>①</sup>《简史》一书首尾都引余光中，与其散文《海缘》深结文缘。《海缘》写的

---

① 西方海洋文学的论著极多，我曾略读过 Aubrey de Selincourt, ed., *The Book of the Sea: An Anthology*.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1961. 此书所选作品分为七类：(1) *The Face of the Sea*; (2) *Fair Weather*; (3) *Foul Weather*; (4) *Shipwreck*; (5) *Day's Work*; (6) *Strange Adventures*; (7) *Small Stuff*. 其中第3类 *Foul Weather* 即恶劣天气，第4类 *Shipwreck* 即船只遇难的大型叙述，中国文学大抵付之阙如。在相关的论著中，有百科全书式的，如 Jill B. Gidmark,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Sea and Great Lak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10. 张叹凤的《简史》提及若干本与中国海洋文学有关的书，我手边有一本，也可提及。它是丁玉柱的《海洋文学》（为关庆利主编的《海洋小百科全书》之15，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介绍的包括古今中外的海洋文学作品，还有“中外海洋影视文学”。丁氏书在“中国现代海洋文学”部分介绍不少作品，不过笔者上面论及的余光中和郑愁予诗文，不在其内。顺便一提，东方（亚洲）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印度也有海洋文学。

是余氏在香港在高雄与海为邻的生活缘分，也有旅游欧美等地所见的水光海色。我在这本序里所用的“海缘文学”一词，不自觉地受到这篇散文题目的启发。余光中至今有40年的岁月居住、工作在海边，看海的日子有上万个，海缘绵长，观海后问海，例如问沧海的浪花为何旋生旋灭。他意象精工、章法凝练、启迪思维的《问海》写道：

是骤生也是天亡的典礼  
刹那的惊叹，转瞬的繁华  
风吹的一株水晶树  
浪放的一千蓬烟花  
为何偏偏向顽石上长呢？  
为何偏偏向绝壁上升？  
壮丽的高潮为什么  
偏等死前的一霎才到来？  
问你啊，无情的海

张教授的《简史》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海洋（海缘）诗文的众卉繁花；我加上《问海》，犹如锦上添花。曹操《观沧海》歌以咏志，余光中《问海》诗以启思，都寓情于景；中国古今的海缘文学，“未掣鲸鱼碧海中”，而多为观沧海激起浪花，是水波海浪景物的花，也是笔波墨浪情感的花。

## 楔 子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远离大海及海岸气息的人，深居中国内陆板块。我的家乡因为地震“暴得大名”，而以前可是藉藉少闻的，除了上个世纪初的美国学者路德·那爱德与约瑟夫·洛克等极少几个探险家经过外，书写者几稀。但我国史书上有名，即传说产生大禹王的故地，章太炎先生曾说禹“生于汶山，故知山川之首”（《禹庙碑》）<sup>①</sup>。“山川之首”，这一句真令人动容！他又说：“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中华民国解》）<sup>②</sup>我的家乡汶川莽岷山居然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根极”之一，这确实令人振奋骄傲啊。但我辈这样的“奥区”之子，又何德何能，为什么要来书写一个表现海洋文明、海洋文学的专题读物呢？说来这则是一个宿愿，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与问题。即：愈是远离海洋风光、气息的“土著”或游子，他对海洋的向往、期待与怀想反而愈发真切、热烈！不信试看几个现成的近例——

① 许寿裳：《章炳麟》，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② 同上，第3页。

余光中先生是当代的大诗人，祖籍福建，生地江苏，少年在我们四川（今重庆地区）逗留居住达七年之久，他爱四川，想四川，但他却这样于文中写道：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sup>①</sup>

……当时那少年的心情却向往海洋，每次翻开地图，一看到海岸线就感到兴奋，更不论群岛与列屿。

……那水蓝的世界，自给自足，宏美博大而又起伏不休，每一次意外地出现，都令人猛吸一口气，一惊，一喜，若有天启，却又说不出究竟。

……造化无私而山水有情，生命里注定有海。

——《海缘》<sup>②</sup>

余先生由江南巴蜀而台湾，成为一位著名的“乡愁诗人”，大山与大海的奇幻结合、融通，构建他的艺术特色与景致，海的关系不能分割与忽略。

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即早些年去世的青年诗人海子，他是安徽安庆高河镇查湾村人，原名查海生。“海生”，这在内地用作名字可多啦，我一位老同学是位书法家，乐山五通桥人，

① 余光中：《余光中散文——鬼雨》，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② 余光中：《海缘》，载陈子善等编《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9页。

就叫宣海生，事实上他也并非出生于大海或沿海地区。“海子”笔名自然令人想到“大海之子”，他的存世之作，兴许也是当今中国流传最广、使用概率最高的一首新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呵，这感动了无数的读者，诗确实写得精彩，表现了美的向往与大爱无疆的情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不仅是“海子”个人的梦想。我们的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心向大海、不胸怀大海的！例如我的彝族诗友倮伍拉且，他也有一首《我站在高山上遥望大海》，他可是一位大凉山之子呢！他说：“其实我根本就看不见大海/但是我的眼前/的确就辽

阔地展开了/大海辽阔的景象。”<sup>①</sup> 是的，就像流行歌曲中所唱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许下的诺言！看了星星看大海，说声：我爱你！我想你！”内陆居处者（“陆居者”）见到大海，惊喜可知。手边有篇散文，作者是重庆一位记者，他描写大海的雄奇，形容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大海”。因为“欣赏了山的巍峨，我更向往海的博大，爱她笑纳百川的柔情、奔放与宽广”<sup>②</sup>。这样的行文，广泛见诸内陆地区作者以及广大学生的作文，数不胜数，就连广告里天天都在播响：“世上最宽广的是大海……”说来有些“喜剧”呢，我所任教的大学校，远离海岸线，位处我们上引所谓“梁州（按古指成都西、北等区域）之地”，是中国的“奥区”，即腹心地带，可校训就是那一联已经在全国有了些名气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据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邓小平老人生前曾手书此联赠子女。）呵呵，这不是鼓励我这个秉承校训的教员来书写大海的传奇以及大海的文学纲鉴么？

现代著名的文史学家曹聚仁先生在他的《万里行记》中有如下很好的归纳：

中华民族所经营的文化，首先在黄河流域生根，沿汉水流域南伸，发展到长江流域，再沿海发展到闽粤一带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过去三千年，不妨说是河流文明；到了近三百年，不妨说是海洋文明。过去的中国文化，自北而南，自西而东；近代恰巧换个方向，变成了自南而北，自东而西；这便临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sup>③</sup>

① 倮伍拉且：《大凉山》，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② 见《今日重庆》杂志，2013年第10期，《我和我见过的海》，作者李文彬。

③ 曹聚仁：《万里行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在“河流文明”时代，我国的文学少有触及大海，便有触及，也多属引具象征，或所谓“打擦边球”，罕有进入题材的中心场域与舞台。而近代以来，这种现象因“海洋文明”、海洋意识而大大改观，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现象与话语领域，日渐兴盛与繁多，创作成绩可称斐然可观，眼见崛起于东方——我们这个悠久文明的大陆古国，实际表现了我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大潮的开放胸襟与进步姿态。

我自己并没有书写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能力，但有兴趣尝试来探索、梳理这条路线，即海洋文学题材创作的走向与文化动态。倘如进入书店（包括网络），你会发现如入宝山，各种研究应有尽有，包括这样的海洋题材研究书写，也并不冷门，虽未称汗牛充栋、鳞次栉比，比较其他“显学”领域研究也还算清静，但也春种秋收，仓廩丰实。自己又何必哺啜他人醃糟或嚼饭度人、自讨没趣呢？权衡思考再三，始定位于“内陆人心态”这样一个比较“土著”的视域、出发点，结合自己知识体系和观察心得，梳理脉络，撷出要点，写出心目中的中国海洋文学发展简史。这世上不会完全重复的，兴许只能是自己的模样、自己的心得体会包括其局限性。西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苏轼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先蜀乡贤苏东坡，他写出了文艺审美千姿百态、不会简单重复的奥秘、奥妙、原理。

当然，要选出一条路径来，穿越、联系千年历史，并不代表可以偏离历史发展的脉络、正常规律，或可以游移于科学的根据之外。相反，你得力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如《文心雕龙》